



## 酒仙苏东坡

■ 欧阳军 (四川)

### 清秋田野最怡心

■ 杨丛 (云南)

周末回乡小住，去村外散步，一望开阔，白云高天之下，远山犹如画卷铺展，淡雅悠然，村庄星罗棋布，隐隐约约；荷田、稻田、菜地参差交融，色彩斑斓，绵延到远方……

向着荷田深处悠然走去。埂上草绵绵，田头水淙淙，四野鸟啾啾。荷们擎着绿黄的伞盖，站在绿萍水面上，亭亭玉立，亮出逼人的绿，发出幽幽的香，呵护着迟开的荷花。在这样的世界里，人被无边无际的绿包围着，身体仿佛成了绿色，思绪成了绿色，呼吸成了绿色。心也一片碧绿澄澈、清新爽快。此刻，在北方只能感叹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，而我们高原人仍在享受“莲叶何田田”的美景，心不免感到自豪欢快。

恍惚间，耳边“噗噜”一声响。抬头望去，才发现“惊起一群鸥鹭”。它们振翅在空中惊飞了一会，又梨花般飘落在远处的荷田埂上。然而，有一只似乎犹未尽，或者想炫耀飞行技巧，仍振翅直上青天，直至筋疲力尽，才悠然飘入队伍。看着看着，我仿佛也成了一只白鹭，一会儿冲天直上，一会儿悠然飘飞，一会儿静立歇歇，往日为功名利禄缠斗的疲惫和抑郁，一下烟云般散去……

在荷田一侧，稻田与菜地交错。一望平展的稻田，染上片片金黄，飘来阵阵稻香，似乎在等待着丰收的检阅。一群群小麻雀时起时落，自由开心地享受着免费的“谷餐”。田埂上，没了当年吆喝的撵雀人。富裕起来的村人，不再担心鸟雀的偷食。或者说，是珍爱野生动物意识的觉醒，给了小精灵们的爱与慷慨！

转向一块块菜地，又是另一番景象。密密麻麻的豆角，忍不住显摆着旺盛；红通通的牛角辣，显藏不住鲜亮；架丝瓜，显摆着成熟的丰硕……而收割后的玉米地、西红柿地，又打好塘，播下秋的种子。在这里，生命的成熟与孕育，生长的繁荣与衰败，衔接得那么自然，那么生动。

田野里散布着劳动的村民，他们一如祖辈的吃苦耐劳，或埋头收割，或用心播种，动作舒缓，面露淡然，为生活的安稳，也为一份朴素幸福。偶然碰到的故旧，个个面露惊喜，热情地问长问短。告别时，随手从地里扯下一把韭菜、几条丝瓜，非让你带上不可。那一刻，心里涌动无法拒绝的温馨，只能乖乖地收下。

田野秋意浓，清爽最怡心。我想，等退休以后，我要回乡做个老农，与田野共处，与草木相亲，直至终老！

### 借酒书画

苏东坡，作文吟诗之余，也爱作画，善于画枯木竹石，且颇有成就。作画前必须饮酒，黄庭坚曾为其画题诗云

“东坡老人翰林公，醉时吐出胸中墨。”他的书法也很有成就，成为北宋四大书法家“苏黄米蔡”之一。他作书前也饮酒，曾说“吾酒后乘兴作数字，觉气拂拂从十指中出也。”

从大家普遍都认为苏东坡书画作品之最精者，都是他醉后或兴致昂扬之时的作品，一想中国绘画、写字时一挥而就的潇洒明快，此话不能不信。在哲宗元佑三年（公元 1088）苏东坡任主考官之时，他和艺术家朋友李龙眠、黄庭坚、张来等陪考官入闱将近两个月，在阅卷完毕之前不得出闱，亦不得与闱外联络。他们空闲无事，李龙眠画马自娱，黄庭坚则写阴森凄惨的鬼诗，彼此说奇异的神仙故事。至于苏东坡如何，黄庭坚记载

的是：“东坡居士极不惜书，然不可乞。有乞书者，正色谱责之，或终不与一字。元植中锁试礼部，每来见过案上纸，不择精粗，书遍乃已。性喜酒，然不过四五角已烂醉，不辞谢而就卧。鼻鼾如雷，少焉苏醒，落笔如风雨。虽流涕皆有意味，真神仙中人。”

### 酣兴咏联

苏东坡被贬黄州后，一居数年。一天傍晚，他和好友佛印和尚泛舟长江，举杯畅饮。酣兴之间，苏东坡借醉意用手往江岸一指，笑而不语。佛印顺势望去，只见一条黄狗正在啃骨头，顿有所悟，随意酌情将自己手中题有苏东坡诗句的扇子抛入水中。两人面面相觑，不禁大笑起来。

原来，这是一副哑联。苏东坡的上联是：狗啃河上（和尚）骨；佛印的下联是：水流东坡尸（东坡诗）。

### 酒诗芳香

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”，他爱酒、饮酒、造酒、赞酒，酒给苏东坡带来了丰富的生活乐趣和写作灵感。在他的诗、词、赋、散文中，都仿佛飘散着美酒的芳香。如“还来一醉西湖雨，不见跳珠十五年”（《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》）。“醉醺醺醉，凭君会滋味，沈斟琥珀香浮蚁。”（《醉落魄·咏醉》）“酒勿嫌浊，人当取醇。”（《浊醪有妙理赋》）等等，显然都是酒后的灵感迸发。

特别是他滴琼三年，共作诗词 60 余首，其中不乏和酒有关的数篇章。朴素的民俗和独特的琼岛风情，使旷世才子的笔墨放射出夺目的异彩。“半醒半醉问诸黎，竹刺藤梢步步迷。但寻牛矢觅旧路，家在牛栏西复西。寂寂东坡一病翁，白须萧散满霜风。小儿误喜朱颜在，一笑哪知是酒红。”

### 见客举杯

苏东坡喜欢饮酒，尤喜于见客举杯，他在晚年所写的《书东果子传后》中有一段自叙“予饮酒终日，不过五合，天下之不能饮，无在予下者，然喜人饮酒，见客举杯徐引，则余胸中为之浩浩焉，落落焉，酣适之味，乃过于客，闲居未尝一日无客，客至则未尝不置酒，天下之好饮，亦无在予上者。”他在《东坡志林》里还说：吾兄子明饮酒不过三蕉叶（形似蕉叶的浅酒杯），吾少时望见酒盏而醉，今亦能三蕉叶矣。

这是很有趣的酒性自白，他的酒量不大，但善于玩味酒的意趣。

### 以酒著文

北宋熙宁十年（公元 1077 年），苏东坡调任徐州知州，在徐州写成的《放鹤亭记》一文中，有六处说到酒。

其中卫武公作《抑戒》，认为没有比酒更令人荒唐腐败的；而刘伶、阮籍等人却因为好酒而留名后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文中第二段重点本来是讲放鹤的，可苏轼却大讲特讲起酒来，以“酒”做宾，来陪衬鹤。这样，“山林遁士之士，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，而况于鹤乎”。

从历史上看，做过徐州太守的人何其多也，唯有苏公经常与朋友一起登山临水，寻胜访幽，诗酒唱和，以他生花妙笔描绘了徐州的山山水水，并赋予了神气与灵性。

### 借酒抒怀

诗言志，酒载情。在苏轼的诗文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，就是借酒抒怀，充分体现了这位大文豪的畅快心情和“乐民之乐、忧民之忧”的爱民思想。“但喜宾客来，置酒花满堂”，“轻舟弄水买一笑，醉中荡桨肩相摩”“醉呼妙舞留连夜，闲作清诗断送秋”等都是例证。苏轼身为使君，不摆架子，平易近人，老百姓见他醉卧在石床上，无所顾忌，拍手大笑。这不仅生动描绘了苏轼不拘一格的豪情，而且体现了他一贯“遇民如儿吏如奴”的爱民如子的思想。还有“东坡借民求雨”，在当时被传为佳话。面对徐州“久旱千里赤”的严重旱情，苏轼尊重风俗民情，同百姓一起来到城东石潭求雨。“天地本无功，祈禳何足数”。苏轼并不迷信祈禳，只不过是尽知州“守土之责”罢了。

说来也巧，不久，徐州真的下了一场喜雨。当他亲眼看到旱情解除、丰收在望、农民喜气洋洋时，满怀深情地写下了著名的《浣溪沙》词五首。词中写道，“老幼扶携收麦忙，乌翔舞赛神村。道逢醉叟卧黄昏”。“垂白杖抬醉眼，捋青捣软饥肠，问言豆叶几时黄？”农村淳朴的风光、老少俱欢的情景，写得生动活泼、亲切感人。究其原因，恐怕是“使君原是此中人”吧。



## 色彩的盛宴

■ 田雪梅 (甘肃)

秋是一场色彩的盛宴，流光溢彩，动人心弦。

一行鸿雁里，蓝天白云，仿佛水彩晕染，复古的色调，优雅而耐看。秋日的天空格外清明，淡淡的蓝，带着淡淡的忧伤。云絮也格外地洁白，一团团聚，一缕缕散，铺满了天。远远的灰黑色的山，在云影里明暗。云山掩映，浑然一体。

绿草遍地如茵，野花满路似锦。如墨的翠色，鲜亮地斑斓。晨起，鸟鸣伴唱，花香遍路。清香入鼻，清新扑面。水声潺潺，岩石上激起白浪，如千层雪，在两岸绿毯中汨汨流过，强烈的色差，像浓抹的油画。满目斑斓又添顺畅，暗叹一年之中此时景致最佳。

下山，在崎岖山路中披一身秋色，伴暮光，将黄昏裁为归行的衣。橙黄色的微光，夕阳留在身上，

晚归人踽踽独行。也许还会有几点微雨，本来鲜亮的色彩，在雨的映衬下，模糊起来，像印象派的画。秋夜清寒，昏黄灯一盏，相思笺。秋夜，便是灯下听冷雨，伴雨声入眠。秋的色彩都带点浅浅的忧郁，像天青色一样，不染尘埃，却沾了红尘的愁。万千好颜色，在古人的笔下缱绻，成诗行，亘古相传。

秋日的果园，好像秋的调色盘，五彩斑斓。树叶皆秋色。黄叶飘零，是秋色；枫叶欲燃，是秋色；瓜果鲜亮，是秋色。枯黄的叶堆积，铺成易碎地毯。漫山红遍枫林晚，丰收喜悦瓜果甜。苹果白皙的脸蛋透着羞涩的红，黄灿灿的梨弹指即破，汁水甘甜，桃子红艳艳的，咬开便是带着粉红色丝络的乳色果肉。柿子在风中摇曳，像极了

灯笼盏盏，让满园充溢着节日般的喜庆。秋日丰收，结出的果实，都带着甜香，醉人心。嗅见瓜果飘香，眼看彩果挂枝，心中甜蜜，远胜口尝。经受夏日烈日，挨过秋雨凄清，所有的疲倦，都在看到那一抹红，一汪绿，一枝金时消失殆尽。这片丰收的色彩，是秋的赠赐，也是生命的馈赠。

稻田里，是一望无垠的金黄。秋风乍起，满田灿灿。金子般的色泽，金子般的价值。春种夏长，秋收冬藏，一年的辛苦劳累，在那沉甸甸的稻穗入手时，都化为喜悦和甜蜜。

远赴秋日这场惊鸿宴，一睹人间这副盛颜。

最美好的色彩，尽藏于秋日，以黄叶为始，以红果为终。一茬茬颜色换过，秋天的底色，是希望，是丰收，是生命。